

死亡文化

李书崇 著

死亡，让一切生命获得永恒。

死代代交迭的历史长流 沉淀出理性与成熟的人类文明

对话 **流沙河** 笑谈生死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死亡文化

李书崇 著

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亡文化 / 李书崇著. -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
2015.6

ISBN 978-7-80256-766-5

I. ①死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死亡 - 文化史 - 研究
IV. ①B08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99088 号

责任编辑: 盛利君

封面设计: 昇设计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(100006)
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: 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官方网店)
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
总编室: 010-65265404 65267783

编辑部: 010-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

发行部: 010-65263345 65263836

市场部: 010-65220236 65265832 (读者服务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0.5

字 数: 27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766-5

定 价: 46.00 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自序

自有人类以来，迄于今日，已有八百五十亿人先后死在这个地球上。他们全是我们的亲族父祖。

一代又一代的生者，都在埋葬着先他们而去的长辈，有时是他们的同辈甚或晚辈。

这是一个绝对不可逆转的过程。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。所以，当查士丁尼用大把的金子去诱使掘墓工人更卖劲地干活时，工人们丝毫不为所动：谁知道他们自己将在何时，又将由谁来埋葬呢？当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都塞满了腐尸；当几分钟前还说着话的同伴晃晃悠悠就倒毙了，这时候谁说话才算数？死神，还是罗马皇帝？查士丁尼的金山能挡住死神沉重的步伐？尽管如此，工人们毕竟没有停止掘墓工作，丛葬坑中的殁尸工人也在尽力把腐尸摆放整齐——这是生者对死者的尊重，也是对死亡的敬畏，今后，别的人也会如此对待自己。但是，埋葬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死亡的步伐。人们不得不将堆积如山的尸体直接推向大海，以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面上，浮尸如同厚厚的泡沫，覆盖了冰冷的海水……

这是在公元六世纪中叶，当瘟疫笼罩在君士坦丁堡之时出现的情景。在那次瘟疫肆虐中，罗马帝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。瘟疫在同时期的中国被称做“伤寒”。东汉末年伤寒制造的尸体数量，竟到了“填塞道路”的程度，医家张仲景一家即死去一百多口，“伤寒十居其七”，因此忿而著医书《伤寒论》以图悬壶济世。

那么，有谁问过，在人类如此大规模速死中被埋葬的死者，他们生前过得快活吗？他们愿意死吗？他们死得自然安祥吗？答案恐怕会令所有生者惊悚不安：在全部已死的人类中，只有极小一部分死于衰老。就是说，绝大部分死于意外：要么是天灾——例如饥馑、瘟疫和其它生存环境的恶化；要么是人祸——例如战争、动乱、暴力和其它形式的自相残杀。

战争的结果是父亲埋葬儿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；长期的社会动乱，可以导致流血飘槽尸骸如山，中原百里不闻鸡犬之声。谁愿意在饥荒中成为饿殍？谁愿意在兵

变成枯尸？因此可以说，在全部已死的人类中，绝大部分生前并不快活；他们的死是非正常死亡，而且死的时候很痛苦。

在自然力量的打击下，人类是渺小羸弱的，孤立无助的。人类死于天灾，就像森林焚于山火，也许这是天意：以大规模速死的方式，来维系生命的更新。然而人祸难道也与天意有关？

人确实是“宇宙的精华，万物的灵长”。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：人类也是愚蠢的，不理性的。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史，一部暴力争斗史。现存的民族，是漫漫昨夜中杀人效率最高、最为凶残的民族，否则，它们无法生存到现在。

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史的观点，只在下述实指中才有意义：人类为战争确立的游戏规则完善一些了，公平一些了；国家行为开始试着接受理性的约束；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控制更有效一些了；人类为权宜之计设置的政府不那么肆无忌惮了……因而，人类在死亡过程中，非正常死亡的比例有了下降的趋势。这大概就是文明的成果。

更有效地避免非正常死亡，建设多少有些快活的人生，应该是人类共有的追求，中国人称此为享尽天年，享足死福。

然而人类是怯懦的。由于死亡是无法重复操作的、人无法表达对其感受的未知状态，因而人对死亡有着本能的畏惧，总是期冀着能延年益寿，推迟死亡的来临。特别是在科学至上的时代里，在欧罗巴文化席卷全球的眼下，由于科学家宣称人可以活到200岁，外科医生甚至可以为一个人换头！人类再一次地变得痴迷可笑——他们想抵抗死亡。假如科学可以延迟甚至阻止死亡，生命质量就将下降乃至失去意义。

死亡被人类深深地误解着。其实，死亡是温和和安祥的，它有着无比宽广的胸怀。人类能够死，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——茫茫宇宙，哪里能够找到死亡？如果没有死亡，哪里能够出现生命？死亡是美丽庄严的。

人类如果不再自己制造祸殃，如果能够更理性更成熟地对待生命，人类就能学会如何死亡：庄严地、体面地、自然安祥地走向死亡——这是人人都应该学习的；每个人都有这样去死的权利。

目 录

自序 / 001

对话流沙河 / 001

第一章 死在东西方——阳世对冥界的窥探

古埃及人：为死而忙碌

1. 拿破仑的东方之梦 / 009
2. 法老说，就从我的名字读起吧 / 013
3. 请不要惊扰我们 / 027

中国人：盘旋在死亡头上

1. 天地正气涵生死 / 038
2. 魂归自然任逍遥 / 063
3. 说生说死生生死死 / 076

古希腊罗马人：厌恶死亡

1. 在神的教唆下死 / 086
2. 认识自己！ / 097
3. 罗马的狼 / 102

第二章 世界归死亡管辖——人类如何死

战争与和平的结果：死亡

1. 战争是什么？ / 124
2. 东征与西征的战例 / 134
3. 和平的结果也是死亡 / 160

人民死，是为了让上帝活着

1. 以上帝的名义 / 174
2. 以人民的名义 / 192

谁创造了死的艺术？

1. 中国的虐杀 / 211
2. 西方的虐杀 / 222
3. 自杀：为了死的自由 / 231

第三章 跟死亡握手言和——在悲壮的抵抗之后

另类语言：巫术与通灵

1. 黑白两界 / 245
2. 人鬼之战 / 254
3. 阳世的边界扩张 / 273

徒劳的抵抗：方术与科学

1. 令人不死的宗教 / 299
2. 起死回生的科学 / 306

学习死：牺牲与奉献

1. 听曾经死过的人说死 / 313
2. 向已经死了的人学习死 / 315

对话流沙河



作者与流沙河（右）笑谈生死

李书崇：在活得最艰难的时候，想到过死吗？我说的是自杀。

流沙河：没有。我不想死。我有若干不死的理由：全国定了那么多右派，许多人地位比我高，他们都没有寻死，此其一。其二，劳改中，我抓紧时间读书，越读心中越踏实：没有文化的人整有文化的人，我死了不值得。后来到了文革中，我就更放心了：我是死老虎，不是他们重点整的对象。

李书崇：事实上，那个时候许多人心里窝的就是这股子气：我偏不死！他们是被连续不断的迫害激怒了。诚如你说，人们有无数不死的理由。但是我想，更重要的一点是：人们没有找到可以让他们去死的理由，在这种情况下死就是不值。

流沙河：你说对了。孔曰：“死生亦大矣。”所以旧时丧家举哀，门额书“当大事”，是说死亡为大事。孔子的学生子贡说：“大哉死乎，君子息焉。”死为大，大在息。生劳作，死安息。古今正派人，即君子，上自圣贤，下至百姓，皆能如此。这也是我个人的死亡观，人应该死得“大”。



李书崇：请原谅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你愿意在什么情况下死？你又如何使自己的死称“大”？

流沙河：如果有幸不死于横祸，能享尽天年，我愿意在僻静处，不痛苦，不恐惧，不怨恨，自然死去。如果要立遗嘱，必须写明不要公家讣告，说我这好那好。谀尸是可笑的，等于嘲弄死者。我一生画满了逗号、顿号、省略号、破折号、惊叹号，临到结尾，希望讨个句号以求了断，千万来不得疑问号。能这样死，算是享足死福，死得很“大”，赞曰：“大哉死乎”。死福只是人生美好的愿望之一而已，鲜见有获享者。不痛苦，这很难。不恐惧，就更难。死亡毕竟是未知的领域，因陌生而恐惧，终究难免。南齐谢朓为人所作墓志一篇，结尾四句替墓中人感伤“风摇草色，日照松光”这太阳下的风景不可复睹，接着悲叹“春秋非我，晚夜何长”这墓中的没有四季变化的长夜漫漫不旦之苦，让我们窥见古人之所惧。今人由于殡葬改革，不可能再有那种诗意的恐惧。但是肯定有所怕。家慈在世之时，多次说到“最怕过火焰山”。后来目睹遗体焚化，至为惨烈，我也怕了。所幸第三，不怨恨。我肯定做得到。不怨自己福薄，不恨他人整我，这得感谢孔孟老庄诲我……

李书崇：你这么说，倒好像自己快要死了似的。“人之将亡，其言也善”？

流沙河：言为心声。将死之人或无暇作秀吧。他们的善言反映出善心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我们这些人啊，恶花开了满树，惟根茎之尖端，应有几粒善细胞吧。孟子言性善，指根茎而言。荀子言性恶，指花树而言。我认为都有道理。

李书崇：你在七十年代那次连续高烧不退，已界濒死，是一位反革命的医生救了你。他所以敢对你投下虎狼药石——白虎汤，是因为你也是反革命，如果治死了你他没有阶级报复之嫌，因而敢用猛药。那时你感觉到死的威胁吗？

流沙河：没有。只是闭上眼睛，从头到脚，好象听得到骨头在响……人很清醒。

李书崇：那次别人都认为你会死，甚至已经对你儿子说了。你没有死。因为你还不打算死，没有死的意思，没有作好死的准备。那么，第一次感觉到死的威胁是什么时候？

流沙河：八十年代后半期，人很消瘦，面无血色，问过自己，我要死了



吗？再通读《庄子》，心想，我要写一本书。就开始写《庄子现代版》。很投入，身心渐渐康复。家人说：“庄子救了你。”我想也是。

李书崇：恐怕，这就是中国读书人心灵深处的儒者精神——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？你害怕死亡来临时还没有做完你认为重要的那些事……

流沙河：重要的事，今世肯定做不完，不过勉力多做一点。能尽些义务时，要尽自己义务。何为知识分子义务？人家焚书的时候，你悄悄抱回家几本藏起来，传之后人；人家毁弃了斯文，你在家独自诵习；人家拆了某座庙，你记得那上面有绝佳的楹联，赶快把它记下来，以后再没有人知道了！你要想法传承某些东西。

李书崇：你刚才说，“君子息焉”指的是古今正派之人。何为正派之人？

流沙河：孔子之死，最动我心。死前七日，他就告知弟子子贡：“昨暮，予梦坐奠两柱间”，这是殡仪之象，他已预感。还唱了歌：“太山坏乎！梁柱摧乎！哲人萎乎！”何等的从容啊。两千年后，有人据此做了上联：“太山颓，梁木坏，哲人往矣。”下联：“天地棺，日月葬，夫子何之？”堪称儒道合璧，死得潇洒，挽得高明。古代的真君子只争这个，不争殡仪规格待遇。曾子之死，让人知晓何谓坚守原则。病危快断气了，他还吩咐儿子扶他起床，立即撤去豪门大夫送给他的高级竹席，以求死得正派。竹席撤换了，落枕便断气。陶渊明之死，少见的从容，预写自挽诗，又写自祭文。甘心贫贱，勤耕苦作，病于营养不良，死于劳累过度，却无怨言，更不恨谁。自祭文结尾问：“人生实难，死如之何？”正是生劳作死安息的意思。我口头的君子这个概念，既然泛指古今正派人，可知并非阶级概念。寻常百姓中，君子也不少。我曾有幸同一群木匠共事十二年，熟悉他们。他们中间，一些所谓“旧社会来的”老木匠，勤劳本份，厚重讲礼，多系君子，对我谈不上好，但都为人正派。他们一个个的生则劳作，死则安息，同样死得很“大”。

李书崇：那么你认为何为小人？

流沙河：夏桀商纣，秦皇汉武，残民以逞，罔思悔改，他们算是小人中的巨头。夏桀死于流放，商纣死于自焚，其痛苦，其恐惧，其怨恨，可想而知。

秦皇汉武，求仙觅药，妄想不死，费尽财力，透露出他们怕死的内心，既狠且怯。特别是秦皇，荆轲匕首首张良椎，早已夺了他的胆，所以出警入跸，时刻恐惧提防。步行深宫中，还嫌不安全，要修复道。车行驰道上，又怕被看见，要筑夹墙。平原染疾之后，沙丘殒命之前，独夫想必非常绝望，非常愤恨，认为不但方士欺骗了他，呼万岁的臣民全都骗了他。当此际也，牙齿咬切，血脉贲张，哪能有好死呢？此之谓死得很“小”。

李书崇：人很复杂。有些人一辈子高风亮节，就是在死那么一会儿趴下了，如像岳飞；有些恶徒，死得倒像个英雄！

流沙河：说得对。太平天国晚期的忠王李秀成，愚忠洪魔，荼毒生灵，蹂躏江南，也算是小人中的巨头，被俘乞降，写供词数万言，用输诚恫。曾国藩面谕他“国法难逭”，他便低头认罪，并续写供词说，愿意“欢乐归阴”。这四个字使我尊敬他。人杀了，但不能说他死得“小”。李秀成被俘时，押入曾国荃的大本营。曾国荃恨，执刀刺戳其腿。李秀成冷静地说：“各为其主嘛。你何必这样？”这样的场面，小人尚存君子之风，君子却暴露出小人之相，富有戏剧性。另一例，一位老同事，历次政治运动的急先锋，整人手辣，文革期间尤辣。殊不料被其对立面揪斗，青杠大棒击脑，打成半身瘫痪，导致终身残疾。死前，其同志慰问说：“被人整成这样！”低声回答：“我也整过别人。”似有所悟。我凭这点也尊敬他，并为他的灵堂写了祭联。同样，我也不能说他死得“小”。

李书崇：天下人不尽为君子、小人两类。更多的人非君子非小人，似君子似小人。

流沙河：当然。如果天下就两类人，那太可笑了。少时老师有信奉程朱理学者，训话说：“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！”我听了很恐惧，觉得自己这辈子没希望，只能做禽兽了。十九岁“参加革命”，做报纸编辑，又听人分析说“不革命就是反革命”，心知其为赤色理学，可厌之至。为了便于说事，我不得已搬用君子小人概念，实无提倡道德主义之意。事实上，芸芸众生，勤苦奔忙，或为农工，或为官吏，或为商贾，或为学士，绝大多数埋头本职，饿则食，暇则玩，得则喜，失则悲，谁肯深思孰为善孰为恶，谁愿反问自己是君子还是小



人。“思想改造十年八年”，“要狠斗私字一闪念”，“个人主义万恶之源”，无非赤色理学，徒托空言以邀宠耳。老实说，能默念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，有所不敢为者，便算是难得的真君子了。

李书崇：你本人或许可称为君子吧？

流沙河：不。我很想做君子，但做不到，至今仍是小人。右派帽子戴了整整二十年，月月报告“思想又进步了”，年年表态“已深刻认罪了”，全属假话骗人。世界上有这样的君子吗？我若还残存一点点浩然之气，还禀赋一星星至大至刚，文革时只需站起来喊叫三分钟真心话，就枪毙了。那时我的活命哲学“宁狗活，毋狮死”，想来犹觉可耻。后来山移水转，复出弄文，所作无非吹抬有奖，讨的仍是小人生活。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，方才知耻，回头读书。终极也不过做个“自了汉”，算哪门君子！

李书崇：你太过自责了，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过，那时我们没有一条像样的理由让自己去死。一如今天尚有少不更事者，指斥当年从严重的死亡威胁中过来的人“不肯忏悔”！天地可知，幸存者是以违心行为捍卫了自己的生命。我想，那时有许多人跟我的想法一样：你尽可拿去我的所有东西，但我们的心还是我们自己的！有些事，可能要等到死后才能了断……

流沙河：你提出了灵魂的问题。“人死后的续存”也就是灵魂吧，若真该多好。惜哉没有。儒家不谈论灵魂有无的问题。孔子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一推了之。留下空档，让后来的佛教去填写。六道轮回之说，安慰愚夫愚妇罢了。不过宗教皆具“神道设教”之旨，自有其或多或少的功用，确不可废，也废不了。我虽不信一切宗教，但认为灵魂问题《庄子·养生主》谈得最好。庄子以灯喻人，灯盏好比身体，灯油好比精力，灯炷好比灵魂。灯盏终究要坏，灯油终究要干，皆有时而耗尽。养生和养身，均是徒劳的。你应该养好生命的火炷（故曰养生主），莫让风吹熄了。唯此荧荧一炷，可以点燃他灯。灯火代代相传，便是你的灵魂不灭。这与今人说“你永远活在我们记忆里”互为表里。活在他人记忆里，就是你死后的续存了……

李书崇：我们都努力吧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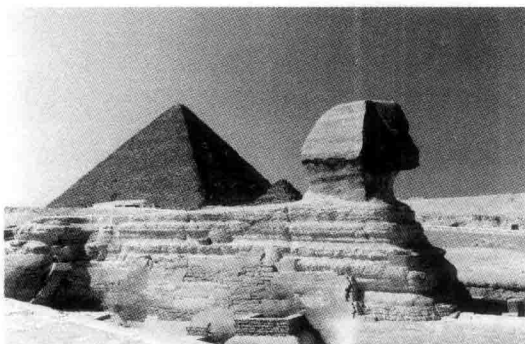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
死在东西方

阳世对冥界的窥探







古埃及人：为死而忙碌

用象形文字写成的古埃及经文。这行经文被译为：

他说，安宁地来到这里并穿越天空的人，就是太阳神





1. 拿破仑的东方之梦

拿破仑在埃及对他的远征军将士说：

“士兵们，在这些金字塔顶上，有四十个世纪在注视着你们！”

这时候，这位法兰西未来的幼稚皇帝并不知道，对他们的注视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：他脚下的土地中，正安静地沉睡着几十个世纪以来陆续会聚在一起的伟大法老们，他们的脸上都刻写着永恒而又迷人的微笑。

征服埃及，进而瞄准远东，这是拿破仑的问题。法老们的问题是：你不觉得这有点可笑吗？

一次精彩的历史对话，也许应该说是死者对生者的教育，就此拉开了序幕……



无论怎么说，拿破仑在1798年远征埃及，都是一次荒唐透顶的举措。首先，法军要穿越地中海，就很可能被强大的英国舰队歼灭！即使他们能侥幸到达埃及，非洲盛夏的热病也会把法国士兵搞垮。何况，法国本土当时正处在欧洲充满敌意的包围之中，而它的军事统帅却远离祖国！

是什么在诱使拿破仑不顾一切地奔向埃及？一个金色的东方之梦？

因为上帝执意要让拿破仑圆他的埃及梦，所以尽管纳尔逊（Horatio Nelson, 1758—1805）的舰队在外海曾与法国舰队两度相遇，但这位雄狮般的英国海军统帅，却鬼遣神差似的没有发动攻击，居然让法国人渡过了地中海！

1798年7月1日，法军突然在亚历山大登陆，惊慌失措的埃及总督率部投降。拿破仑没有耗费一枪一弹，就从奥斯曼的土耳其人手中接管了埃及！法国人声称，奥斯曼帝国对中近东地区的统治，是违背上帝意愿的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埃及，把埃及交还给埃及人民！

但是接下去，这支法国解放军的日子并不好过：8月1日，停泊在阿布基尔（Aboukir）港的拿破仑舰队终于遭到纳尔逊的猛烈袭击，几至全军覆没；9月，土耳其军队开始在叙利亚集结，准备反攻；10月21日，开罗当地人群起暴动，反对“解放”，拿破仑的有名战将迪皮伊（Dupuy）将军死于骚乱中；最可怕的是，军中开始流行热病和痢疾，士气已经非常低落……

此时拿破仑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：从陆路直接进攻奥斯曼首都君士坦丁堡，同时重组舰队准备返回法国。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，土耳其